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 第四十七回 假談星命裡尋奴 真實卜詩中遇友

素臣扶起，叩問其故。尹雄道：「義兄鐵丐，不知有何要事，入洋緝探，苦留不住，就是劫出愚夫婦來的那一晚，匆匆別去。前數日有信，為洋盜所困。愚夫婦欲去救援，因寶音寺虎視眈眈，此處基業向係草創，不敢擅離。幸紅須客至此，與他說了，星夜往救。但他兩個，都是一勇之夫，寡不敵眾，正在憂慮。今蒙文翁下降，倘得垂手，感激無窮！」素臣道：「鐵丐入洋，即某所使，當親往救之。寶音寺已火，黨類略盡；君略為部署，亦當分身入洋，以為後勁。海洋之上，不比陸地，非某所長也！」尹雄道：「此山係寶音下院，賊首宋基每月進奉，小可一概除革。法空大怒，遣人來廝殺過兩次，虧著攻守異勢，卻已耗費錢糧，瘡痍未復。現在衛帥權禹，與法空同在靳門，每日操演軍士，欲來洗蕩，是以不敢擅離。俟經理一番，即當入洋，斷不失約！」因問入洋之期，素臣道：「赴人之急，豈可遲滯？明早即行可也！」尹雄大喜道：「兩載之思，一日之會，當與文翁痛飲嘍談，以慰饑渴！」飲酒中間，素臣留心察看，見尹雄議論卓犖，血性過人，且出自舊家，韜鈴武藝，俱有實際；雖老成大雅，不及士豪，躡捷不及紅須，堅韌不及鐵丐，謹慎不及大郎，筋骨不及豐城江中賣解之人，而心性靈透，亦為過之；視奚薛諸人為較勝，可備干城之選！遂稱尹雄為尹兄，飛霞為尹嫂；予以暗號，許其薦拔，不復以綠林待之。尹雄夫婦大喜過望，至三更後，方才罷席。天明起來，備席送行，飛霞令侍女阿錦，捧出一套衣服，並課筒東板，交付素臣道：「洋船上頗行九流術士，文翁數學通神，改裝便可如意！」素臣道：「最好換了衣服。」尹雄喚過頭目二名，給與白金百兩，鋪蓋一副，令其伏侍前往，向素臣道：「此名伏波，綽號水梭兒，此名成全，綽號泥裡鯁，閩中海鬼出身，能伏水之底，立水之面，臥水之中，與洋盜熟識，最有忠心，頗諳武藝；故著他嚮導。」素臣唯唯。又有兩名嘍，牽馬伺候，尹雄令其送上了船即回山繳令。素臣止住道：「不必馬匹，步行最好。」當下素臣別了尹雄夫婦，拔步便行，在身邊取出易容丸，把面變作紫色。兩個頭目著驚道：「怎文翁一會就變了臉，小的們都不認得了！」素臣笑道：「怕路上有人識認，故用易容丸，以變其色；你們仔細看去，可有甚破綻？」頭目道：「一毫也沒破綻，竟是天生就的皮色，真也奇怪。」

三個人趕緊而行，不幾日，到了海邊，僱一隻小漁船，望南而來。一路上，問起商船買舟，俱沒確信；直找到天津，見港口歇有數百號洋船。素臣暗忖：此處定有消息！因上了岸，逐船看去，見有十幾號船，掛著景府旗號；因在袖中探出課筒，搖上一隻大漁船來。船頭上水手喝道：「這是空船，又沒客人，瞎撞些什麼？快下去罷！」素臣聽說，便即退步。後艙卻有人喊道：「叫那先生轉來，老奶奶要起課哩。」水手道：「也是你的造化，後面去發個利市罷！」素臣在船沿上走去，只見一個十四五歲的女兒，把手招著素臣，走進艙。艙內擺設一新，廚櫃箱籠，銅錫器皿，甚是齊備。正面掛一幅關帝神像，貼著大紅對紙，是：「日進千鄉寶，時招萬里財。」艙門上橫掛一匾，上寫：「海龍」二字。半邊題著賀款，是慶賀表德的匾額。門簾之內，走出一個半老婆子來，說道：「先生請坐，咱要起一課兒。」素臣答應坐下。裡面一個半村不俏的女人，插著滿頭珠翠，身穿桃紅綢襖，腰繫水綠褲兒，涂著一面鉛粉，一隻手指上，勒上十幾個金銀戒指，遞出三枝線香。那婆子接來，插在關帝面前香爐之內，說道：「咱一個小兒子，做親才兩個月，同幾個伙伴往洋裡去，至今沒有回來。要請先生起一課兒，可太平？幾時得回？沒甚大事嗎？」素臣道：「如今這樣世界，怕甚不太平？那婆子笑將起來道：「先生，你自沒到過洋裡，不知利害。從前咱們的船，原不管甚麼太平不太平。如今世界反了，做莊家的倒欺負糧長來了！」說完這話，便朝著窗外，打了兩個問訊，口裡喃喃的禱祝過了。

素臣便搖起課筒，念了幾句伏羲、文王、周公、孔子四大聖人的套子，問了婆子姓周，又念今有周姓子女，及內象三爻，外象三爻的話頭。須臾，完成一卦，討過筆硯，點出卦來，說道：「此課乃天山遁，金爻獨發，克制子孫，母為子占，大是不利！酉月酉日，金氣正旺，木氣正衰；只不要撞著姓金、姓鐵、姓劉、姓鍾的還好，若遇著這幾姓的人，便十分兇險了！」說罷，連連的搖著頭道：「大凶，大凶！」那婆子聽說，滿眼流淚道：「如今合咱們做對，正是姓鐵、姓劉的，不要真個弄出事來喲！」素臣道：「你老人家且慢著慌，這課裡還有化解；只把姓鐵姓劉的出身，如何與你家做對，前情後節，說得明白，我替你合上這課，按了方向，定了飛伏，就斷出有化解沒化解來了。」

那婆子頓住了口。裡面的女人，噙著一把眼淚，走將出來，說道：「那姓鐵的，是個花子，不知是那裡人，到洋來要飯的；他假做要飯，實是要來害著咱們。咱們覺著，和他廝打起來，被他打敗了。虧著咱這裡人多，他打咱們不過，又被這一個姓劉的，裡應外合，打奪了去，把咱們的人，打壞了許多。咱們不憤，又起了些人去，又被他打敗了；那姓鐵姓劉的，便跑到一個島裡去了。咱們丈夫也是幫打去的，不見他回來，才請先生起課。先生細細推算著，看是凶是吉？有化解沒有？」素臣道：「既已打敗過幾回，見過大凶，就不妨事了！這課裡又有卯時一衝，逢凶化吉，二位但請放心。」女人道：「先生不要撒謊，哄咱們婦道家才是。」素臣道：「我是有名的吳鐵口，斷一句，是一句，再不肯改口的！先不知從前敗過幾回，故說是大凶；已經見過，就有化解了。」把手指輪著說道：「只看出月初頭，包你活跳的人回來，我好平白的咒人嗎？」那婆子和女人方才收淚，說道：「謝天地，只願依先生金口就是了！」那女人便道：「奶奶，還請這先生算一算他的命。」那婆子道：「你說得是，把命合一合看。」因說出一個年月日時來。素臣按著江湖說數道：「此命：為人性剛，喜則眉花眼笑，怒則將臂揎拳；膽大心雄，頭高氣硬。今年交運脫運，移花接木，該有血光之災，戰殺之禍；虧得紅鸞天喜星照命，諸事逢凶化吉，打身不動。過了今年，一派順利，財旺生官，還有小小前程，只可惜是武職，也有封妻蔭子的福分。妻宮坐著恩星，主有賢能妻子，幫家做活，貼心替力，夫妻和合，同諧到老。壽有古稀之卜，兩男一女送終。」素臣說完，婆媳二人俱稱贊：「推算得准！」笑逐顏開。又把自己兩命，請素臣推算。

素臣按著江湖之訣，已往的一味扞江，未來的一味海奉；加以八面風，六角鑽，兩頭鑿，圓圖子，定時辰，問刑克許多的條例；婆媳二人已自著了迷的，把三歲行運，剋父剋母，好的歹的，一句句都是自己說將出來；素臣綽了口風，添說幾句，便相顧錯愕，驚以為奇。至聽說後來的許多好處，便像真的一般，皮膚騷癢，登時骨頭輕了一半！連叫：「先生真是神仙，怎算得恁般靈驗！」歡天喜地的，收拾酒飯出來。那女人自與婆子議論道：「奶奶，這先生年紀不多，本事卻高，把咱們的肚腸都穿了過去，說的他那樣氣概，不是活現的嗎？不知道的，見咱們行著船，就奉承，也說是發財生意順利的話罷了；怎知他有官做，又是武職？可不是神仙嗎？」那婆婆便道：「他說咱為人慈善，恤孤愛寡，敬老憐貧，日裡一個人，夜裡一個鬼，有鑽骨星在命，鑽頭頭痛，鑽腰腰痛，那一句話不是著的？」女人道：「他說咱們有口無心，欺硬怕軟，知高識低，有分豁，沒偏閃，一片熱心腸，高人相敬，小人不足，須不是咱告訴他的，怎這們說得著？就是那姓鐵、姓劉，他又怎預先知道？真有個半仙之分哩！」

素臣吃完了飯，婆子便道：「還有一命，要請先生算哩。」因說出年月日來。素臣暗吃一驚：怎這年庚，竟是奚囊的八字？問明又是男命。因扞他一句道：「你說得明，我指引得明；這命若是北方人，命便弱了；若是南方人，便不嫌弱；就看五星宮度，南北亦是不同，須要說明，才好推算。那婆子道：「這命實是南方人，北方人帶來，被我們總管船的顧老爺收留，認做兒子。」指著先前招手的一個小女兒，說道：「這是我的孫女，要許配他；不知他命生的好不好？故此要請先生推算。」那女人把手拉那女兒一把，說道：「喜呀！替你女婿算命哩！」那女兒瞅了一眼，跑進艙門去了。素臣道：「是南方人便好，只可惜少年運氣不濟，要見水厄，流落他鄉，做個人下之人。一交十八歲，時運亨通，貴人提拔，平地登雲，這卻是個文職官兒，封妻蔭子，富貴榮華，有四十年大運，壽元八十以外。如今這位現在何處？可請來一會，後日好問他索謝，得一主大大的財香。」那婆子滿心快活，喜得兩隻眼沒了縫兒，說道：「先生真是仙人哩！這命去歲就見過水災，前月中又到這海邊來投水，夜裡驚醒了船上的外水，撈救起來。顧老爺見他相貌清秀，滿腹文章，過繼他做了兒子；如今帶往邯鄲去，見他丈母娘去了。」素臣道：「約幾幾時回來？得見他一見才好！」那女人道：「還早哩，他顧奶奶好幾年不回家了，這一去，緊著也是十月裡的事。」素臣問其住處，婆媳二人俱不知道。

婆子又把小女兒的命來算，素臣謫了幾句幫夫益子，與那男命正是一對兒，夫榮妻貴，一竹竿到底的話，忙忙的收拾課筒起身。那婆子拿出一百文老錢，千辭萬謝，送與素臣，素臣不受，婆媳二人抵死推送，連那小女兒都跑出來，幫著亂塞亂搽，素臣只得收了。跑上岸去，正值兩三個小片子走過，便假做心慌趕路，灑出袖裡那錢，頭也不回，一直去了。小片子爭先搶奪，幾乎相打。素臣到船，吩咐頭目回去上復主人，說：「鐵丐已被姓劉之人救出，大約即是紅須客所為，如今投向島中去了；可以放心。我因舊僕奚囊現在邯鄲，前去尋訪。後會有期，面見時謝他罷。」頭目奉上盤費，素臣不受，單提著行囊上岸。

一路餐風宿水，到了邯鄲，尋下呂翁祠作寓，貼起吳鐵口的招牌，每日辰巳兩時，賣卜算命，一過巳時，吃飽了飯，即出門尋訪奚囊。有半月餘光景，把一個邯鄲縣城市村鄉都訪遍了，並沒一些蹤影。忽地生起病來，頭疼發熱，昏沉不醒。祠中道士請個醫生，吃了兩貼藥兒，越加沉重。道士恐有差池，把素臣搬到一個走廊下來，風雨不蔽，煞甚可憐！卻虧著不吃藥的好處，拖了兩候，漸漸輕可。偏又遇著驟寒，風雪交加，把素臣凍僵了，竟如死人一般！幸而旋落旋止，次日即晴。

祠中護法閱時行，曾任禮部精膳司員外，致仕在家，常至祠中，與住持譚玄。這日，備著一個暖鍋，四碟大菜，來祠賞雪，同一江南先生，在亭內飲了一會，起身閒走。那先生因要解手，一徑的抄過走廊，忽見素臣蒙頭僵臥之狀，吃了一驚，知是賣卜吳鐵口，病後著寒，已十餘日不進湯水；不覺佛然道：「異鄉孤客，患難之中，死生之際，而漠然無所動於其中，真可謂心如槁木死灰者矣！」身上脫下一件棉海青，裹了素臣，令人連被褥打進客房，囑咐道士，頻以薑湯、熱酒、稀粥調之。當問閱老借銀五錢，送與道士，叮囑而別。素臣客感已清，得暖便愈，加以稀粥補養，道士不比從前水火，十分便益；數日之間，即已痊癒。忽見床上這件海青，不知何來？問問道人，方知其故。暗忖：這先生一片惻隱之心，可敬可感！要住持領去一謝，住持道：「昨日閱老爺差人來，說要借這祠裡做詩社；我要在家料理，不得工夫。詩社裡有這先生，明日來時，面謝他罷。」素臣這夜因要見那先生，睡不落覺，豈知將及天明，反睡著了；直到紅日三竿方醒，忙討些水來淨面，穿好衣服，整冠出來。詩社中人，已自來齊，在亭子上分韻做詩了。

素臣暗想：他們正在構思，不便去打攪；待做完了去謝不遲。因遠遠的挨近亭子邊，在人背後偷看，那一個是先生？何等相貌？一眼看去，便見側邊一個少年，活脫是好友金成之，注目更視，絲毫不錯，便要進去相認。卻轉一念：恐惹惱眾人，自己穿著相士行頭，也怕成之削色；又且有事在身，不敢造次，遂躡足而回。坐了一會，耐不住，又出房打聽，如熱石上螞蟻，沒個定性。恰值道人送出飯來，是一大碗米飯，一碗豆腐，卻比往常不同，有些油水，又加上一小碟的白片豬肉。便問那道人：「亭子裡做詩的，是些什麼人？可有外鄉人在內？」道人道：「都是本縣出名才子，也有舉人，也有秀才，天下聞名的；只有一個南方人，不濟事，老早做起到如今，還沒一個字哩！」素臣不信，急急的吃完了飯，走到外邊，只見拿酒的拿酒，添菜的添菜，都望客坐內去。素臣殿上等了片時，見盤碗收拾下來，想是要散；向伏侍的人說道：「前日小可病中，承府上先生救濟，要面謝一謝，望大叔們回一聲。」那家人答道：「改日罷，師爺心裡正不耐煩哩！」素臣急問：「因甚事不耐煩？」家人笑道：「敢是不耐煩做詩哩！各位爺們七八要完了，師爺還沒半個字哩！」

素臣暗忖：成之詩才，敏捷非常，怎說沒半個字？詩題怎樣煩難，限做若干首數，這許多人還沒一人脫稿！心裡疑惑，因復至亭邊偷看。見四張桌上，每桌二人；上面一張，一個四十多歲，三絡長鬚，面貌甚是豐偉，方巾闊服，有似縉紳先生模樣；同席的，葛巾野服，山人打扮，也有四十上下；其餘都是少年，個個鮮巾華服。惟有成之布素，是個寒士氣象。另席坐著一個老者，有五十以外年紀，戴著一頂忠靖巾，雖是便服，卻顯出歸田氣概。背後幾個大管家，垂手並足而立。五張桌子，惟老者不設筆硯；其餘皆設文房四寶，都在那裡濡筆構思；惟成之端然靜坐，不動聲色。看那亭柱之上，貼著詩題，是《詠梅》，人限五韻，各賦七律一首。暗想：詩題雖難，但止一首律詩，何以尚無脫稿之人？真個要嘔出心血來麼？正在躊躇，只見首席一位，詩已寫完，看了兩遍，喜動顏色，開口問道：「諸兄已完否？」眾人俱答：「尚未。」那人便道：「何妨，詩要苦吟，原不以速為貴；弟轉受這敏捷的病，未免失之於豪！」因走來逐位看去，見有將完的，有完一半多的，有完了草稿正在謄真的；獨有成之，卻仍是一張白紙。便忍不住笑將起來道：「金兄竟不落一字，這是以弟輩為不足與言詩了！不瞞金兄說，這做詩一事，原不是好事；弟於此道吃了二十年的苦，才得這水到渠成地位。金兄若自覺費力，竟不要學他，難道不會做詩，就不算人嗎？」成之唯唯。素臣聽了，又覺好笑，又覺好笑。少刻，交卷者紛紛，先完者圍著同看，逐首念出，那首席的一首是：

枝枝梅影望中斜，白玉鋪成片片花。貧女擁衾欣落絮，徵人疑雪詠皇華。能成賦者無多子，善作詩兮只一家。月下朦朧驚我眼，如何空剩老丫叉？

眾人俱贊好詩。那坐第二席的道：「列位知此詩之妙，而不知其妙處全在結末二句，直到化工地位！李老先生說，善作詩兮只一家，真屬夫子自道；待野拙細細解出，方見廬山真面目也！首二句點題，猶人所能。頸聯用古人化，已是妙境，謝道韞詠雪，有『柳絮因風』之句，妙在貧女意中想出，人情入理；而柳絮棉絮，是一是二，渾然無跡，可謂巧奪天工。華字一韻，人只知以年華容華押之，便熟極了；李老先生卻另出手眼，把《小雅·皇華》之詩，來作注解，使梅花色相，奕奕添毫，這兩句詩，已把全唐詩人都壓倒了！不料末二句，更是出神入化，此所以名動公卿，而為當今一代之詩伯也！月色朦朧，與梅花融成一片，豈不單剩了枝梗？『老丫叉』三字，下得倔強，唐朝惟杜少陵有此老筆，李太白便不敢下此三字！諸君以為何如？」眾人都相顧錯愕道：「原來這詩有無窮之妙，若非元繼老解釋出來，我等還領略不到！非此詩不知梅花之妙，非此解不知此詩之妙，李老先生真足壓倒元、白矣！」那老者道：「李先生之詩，弟本不解；今聽繼禎之言，才知妙處！繼禎，真李先生之知己也！快拿酒來，各敬三杯，方不辜負這等妙詩，這般妙解！」那姓李的一手拿著酒杯，一手捋著鬚鬚，笑道：「元繼老以少陵見比，少陵則吾豈敢；然每有得意之句，亦自謂不弱於唐人！只是茫茫天下，誰是知音，如繼老者，有幾人哉？」兩人乾了酒，俱喟然而歎。

素臣好不耐煩，偷看成之，正在驕然微笑。三杯酒畢，姓李的便道：「拙作不過塞責而已；繼老所吟，方足壓卷！」因揭一首朗誦道：

蕭蕭瑟瑟擁柴關，門對江南第一山。紫竹林中神獨異，白雲堆裡趣何閒？暗香動處情無限，疏影橫時興不慳。片片花飛階石上，林逋月下悄然還。

李姓念完，拍案道：「絕妙好辭，格律緊嚴，應在吾詩之上！第一句，先為梅花尋一園圃，如貯阿嬌者，必先購一金屋，把梅花之孤標冷格，早已和盤托出。第二句，即逗梅花出身之處，江南之元墓山，梅花數十里，此暗用其事。然後把梅之色聲香味，細細摹寫，梅之色白，較紫竹為異，視白雲更閒；梅之香曰暗香；梅之影曰疏影；四句寫梅花，十分湛足。末二句收到落梅，層次井井，包羅萬象，無一毫遺漏，所以為難。尤妙是用古而不泥於古，比古人更出一頭地；如『疏影橫斜水清淺，暗香浮動月黃昏』，古人止寫景如繪；今繼老每句只易數字，而景中有情，疏影暗香，平添無限春情，無窮幽興，幾於點鐵成金，真少陵所云：『老去漸於詩律細』也！繼老以為何如？諸君以為何如？」眾人低首下心，贊歎不已。繼禎道：「野拙之詩，尋行數墨，怎及李老先生絕跡飛行？」老者道：「二位一李一杜，各極其妙，也敬三杯。」繼禎飲畢，把眾人之詩，挨次念道：

一丈深河一尺波，河邊波裡影婆娑。玉容最似宮中趙，花貌渾如陌上羅。君家九樹猶嫌少，我屋三株已覺多。前歲春寒盆裡看，清明二月霎時過。

李姓道：「思屈而曲，氣暢而流，宮中趙，陌上羅，對句工而押韻穩，非三折臂，九折肱者，不能也！」繼禎又念道：

仰頭天色已黃昏，走過三條糞土垣。鑽進一棵楊樹裡，推開兩扇竹笆門。美人月下生來俏，高士山中定不村。片片花枝猶自可，團團結出老梅根。

繼禎念完，說道：「虞先生撇去梅枝，而獨賞梅根，是避熟就生之法，使向來蹊徑為之一空，真時髦也！所嫌糞土糞字，略欠雅些！」眾中一個少年，佛然不悅道：「晚弟詩雖不通，然糞土糞字，卻非杜撰；《論語》有：『糞土之牆』，《孟子》有『百畝

之冀』，若說晚弟之詩不雅，則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皆不雅矣！」李姓道：「繼老之言，原是精益求精之意；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，虞兄何必如此硜硜？」因在繼禎手中接過詩箋，念道：

南山宮闕對蓬萊，一樹梅花片片開。粉蝶紛紛尋影至，黃蜂陣陣嗅香來。兩條裙褲昨宵剪，幾件衣裳今夜裁。為到他家看梅去，嬌妻稚子醉金杯。

李姓念到後四句，幾乎要笑將出來！繼禎被姓虞的搶白了幾句，氣憤憤的更不言語。一個麻臉少年，便脹紅了頸根道：「李老先生、元繼老之詩，真是李杜復生；我等之詩，乃糞之渣而屁之殼也！但拙作裙褲、衣裳，與虞兄之土牆、楊樹、竹筴，俱是實事。」把手指著一位少年道：「前歲吾兄約弟看梅，又承尊嫂盛情，邀拙荆過去；隔晚卻實實叫了幾個裁縫，趕做幾件衣服，來赴席的。虛事易裝，實事難砌。此銜冤之士所謂扼腕而長歎者也！」李姓道：「原來如此實事，兄若不說，弟何由而知？好詩，好詩！」復念道：

莫道吾詩獨自愚，周郎當日既生瑜。比他傾國嫌予瘦，並彼村姑笑爾臞。五韻親拈真可惡，逐行寫去日才晡。梅花好看詩難做，做出天然那個俱？

李姓念完，說道：「周兄所拈之韻，實是險仄。梅花好看詩難做，真千古定評也！」因把末首朗誦出來，其詩曰：

少小之時喜《七陽》，《七陽》到手蟹爬床。未分題目肉癢癢，拿起花箋心皇皇。俗人只愛小桃臉，高士共欣老梅床。我意不如人者意，絲棉朵朵萬條桑。

李姓念到次句，便熬笑不住，勉強讀完，不禁大笑道：「的真好詩，令人欣喜欲狂矣！」眾人聽了，也都笑將起來。一個鷹鼻蟹眼的少年憤然作色道：「諸兄可謂勢利之極矣！李老先生一笑，諸兄皆笑，是以李老先生之笑為笑也！小弟之詩，實在不通；小弟之詩之意，卻高出諸兄數等！虞兄不愛花而愛根，還脫不了梅字；小弟則一脫而空之，不愛梅而愛桑。農桑係生人之命，方有關於國計民生。小弟為此兩句，真個如蟹之爬床一般，搜索枯腸，吃盡老苦；若單就梅花敷衍兩句，人云亦云，不必自出心裁，不必有關君國，則小弟雖不才，但使搖頭擺膝，即可成篇，何用如蟹之爬床也哉？」眾人都稱：「得罪！」李姓道：「吾兄用意甚深，走馬看花，未能領略，望勿介意！只是金兄竟不成一字，卻是為何？」成之言無數句，令眾人無不吃驚！正是：

日月有光消燭火，風雷作響靜群聲。

總評：

此素臣易容之始。以第一等人物而為此下等人所為之事，幾於如鬼如蜮；文雖佳而悖於理，寧非智者千慮之一失？讀至五十三回及一百四十四回而後，爽然若失。奇書之難讀如是如是！

此書講道學，籌經濟，談地測天，較武論文，無不原原本本，窮極要妙，此其本領之大也。而一切九流雜說，亦必該貫迥異，可朋受而不可小知之。君子尤人所難；前此拆字相面，已見一斑；今更遊戲而談星賣卜，扞江海，奉真如，慣走江湖者。然婆媳二人已自著迷數語，將普天下癡人肚腸，閣落中曲折一筆，寫盡世之老於星卜者。讀之猛吃一驚，忽發大笑也。

此來本為鐵丐，而忽接入奚囊。此文心之變也；不著形跡，而於八字上看出有鏡水月花之妙，此又變中之變。

因京城內拆字者掛招為江右吳鐵口，已後即處處吳鐵口，若印板然，豈不能稍變邪？作者意調此一輩人大概如出一口，故不妨刊成印板名字，不必更為立名耳。